

057751

第拾冊

津記
序引

淮陽縣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四子及...
藝文下
輯類改

淮陽縣志卷十八下

鐘樓碑

明邑張養志以下皆

吾陳爲義皇置卦之區自昔稱文明焉無論往代我朝三百年來
都人士崛起於時者彬彬而說者謂文峯猶未表著此堪輿家言
理或有之歲乙未鳳岡楊公來知州事明教育才補偏修廢於茲
五載矣且穆然有動於中曰夫事有一圖而兩利者陳之鐘樓是
已蓋國有麗譙以占氣候警晨昏示民作息之度也乃陳有鼓樓
而鐘樓尙缺可乎遂於己亥春月有鼎建之議卜地學宮東南應
風氣計日興作慮財用不給爰首捐俸爲衆倡一時僚佐暨學士
大夫與民之好義者罔不樂輸焉由是材木灰石膠漆顏鐵之屬
有辦畚鍤版幹鍛礪之具有需梓人治人陶人圉人采人之輩有
資而子來供役者其集如雲其應如響公尤時至而省勞之凡五

閱月而告成民不言勞而樂頌其美則公之德洽令肅而躬率先也其樓之制爲臺高可三丈而厥趾南北四丈有奇橫不及縱六尺許回合以丈計凡四倍有差臺上圍以週垣建以層樓樓之高加於臺凡二疊下者四面置壁啟牖空洞而其上代壁以木簷牙輪奐之美黝堊丹漆之飾巍然煥然上一疊象魁星其中仰應奎文一疊而下懸鐘夙暮人司之臺下爲券門往來可通車馬西距甕泮五十步而近又西北距州治三倍之東南至城隅遠不及四百步登斯樓也南望卮臺如在襟抱蔡水遶其左柳湖環其右凝眸眺之鬱然深秀窈窕而上者必懷氏之陵也此則斯樓之極觀焉成之曰公適以秩滿遷貳姑蘇戒行有期矣公之僚佐屬余作文以記之余惟物興有時事成有待茲役也無論興賢作士敬時勤民於政爲大而百年曠典一朝舉之豈偶然哉公治陳善政殆

不止此如旌義崇節鋤強剔蠹振流亡恤鰥寡清案牘課農桑諸
不爲補苴一時計郡地久荒公設法罰罪人以茅茅盡而田無不
墾卽又爲民置牛種遂成沃壤時陰沴爲災公疏詣當事者請粟
請金大開河渠諸水道盡通明年洪水破堤當四境之衝塞之不
能公乃駕艇臨之冒雨跪禱泥沙中不移時而成若有助者一日
蝗蝻蔽野歐之不可得公移東郊爲文祭之蝗竟出境斯又至誠
足以動天而感物也一時稱神異焉因併及之公濟南之禹城人
諱堪鳳岡其號前令靈寶大得民心有去思碑云

四賢祠碑

劉思溫舉人

四賢祠者祀漢之汲長孺也宋之范文正公包孝肅公而岳忠武
王也何以祀曰是皆有功於吾陳者也夫功著當時澤流後世而
祀與缺焉崇報之謂何而亦無以示風勵矣歲甲寅憲副程公秉

節來鎮是上閭三載而教化大行我陳實嘉賴而尸祀之頃者朝
命以東南飛輓相委行有日矣因輯郡志有感於宦蹟之顯著者
愀然曰天下安有表表風流如四君子者哉又安有表表風流如
四君子而可不祀者哉於是下地庀材鳩工簡任曾不日而廟貌
巍然成矣廟成奉四公主其中具祭儀命司祀再拜瞻禮而屬溫
爲之序溫曰夫祀繫乎思思乘乎時時因乎澤澤流乎德向非德
足以庇民而粉飾一時塗民耳目即其當年已有指而訾之者而
況身後卽身後猶有追而惻之者而況千百年之下令人思念不
忘而樂爲之祠也耶惟夫長孺公以剛直不能容人主過出守淮
陽一以清淨爲政卧而治之而文正公之判陳也所條奏罷修寺
觀減歲市木以蠲除積負等語可爲宸展箴焉孝肅公持節發國
痛抑豪右所全活陳民者數萬乃至於中原板蕩及吾陳三陷而

忠武三復之挈已墟之民社而歸之天子此四君子者非所謂身
有其德而民被其澤者耶澤遠而思永思永而崇祀之也固宜大
抵公忠義著於朝端功德在士民其所爲毀淫祠鋤強梗諸善政
大類四君子聲相應也氣相求也能無曠世而相感者哉嗣是蒞
茲土者過四賢之祠卽竦然於心凡所以潔已愛人秉公持正以
斬禦外侮而捍民患者必如四君子而後已不然不有崇而祀之
者卽當有指而言之追而恫之者矣其嚴乎此又公風勵之微權
也公名師雍號如臨辛丑進士是爲記

關王廟碑

彭大有

進士

世謂死而不朽者其神存也建安迄今歲二千年所矣而侯之神
自王公大人以至童夫孺子莫不縷縷道之赫赫目前事其廟貌
而尸祀之者自都會以至於一井一聚且遍天下此曷以故蓋侯

之精英靈爽常耿耿於天壤間也按侯始識昭烈於草莽卒然聞而遂結之以肺腑死生之信至於顛沛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寤於魏曹而其節愈顯此蓋侯之忠肝義膽照耀古今即人人能言可勿論也第一二之表不暴於天下後世腐儒操觚搖唇而誦其後則不佞具論焉夫侯與昭烈義同兄弟誼夙固矣隆中以巨夕交加之上侯即以身下之推轂下令惟恐後何可謂傲士大夫以短取敗耶第所以面折不容者老瞞阿蒙輩狐鼠耳此所以爲侯明不與羣小也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且懾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又何有於權也而或者顧咎侯之不先加兵於吳此又以成敗論者也蓋天已去漢侯其如天命何哉而其切切然興劉扶漢則固春秋大一統之心矣揮使王子道行慷慨偉特人也常業儒爲郡弟子員夙有慕於侯之忠義故夢見之爲捐俸金廟

侯而祀之於軍器局迤南之通衢廟南向有門有垣有堂有籩室
金碧丹堊巍然儼然固所以風乎鄉之人而亦所以自勗也但城
以內舊未有廟侯者有之自王子始遂記之

三元廟碑

季道統進

龔君卜地宛邱之南建三元祠襟雲帶谿干章交翠望之如崑閬
閭物每至烟雨初霽光景動人泠泠仙語如在耳右則三元神靈
之所應也顧其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余惟慶賞刑威之權主之
天子而所以慶之賞之刑之威之者則有五官六大有司百執事
分布其命而奉行之然後天子不勞而威靈振此人道也然則人
稱三元豈非五官六大有司百執事所爲分布天命而代理六虛
者耶其所稱除災脫難之說雖涉不經又安知三元所以布聰明
燭隱幽陰庇生靈而仰答天命不其然耶嗚呼神人之際此足槩

矣夫世俗之奉神也縮酌而薦不睹其飲也割牲而饗不睹其食也范金合土爲像而奉承之不睹其耳目口語之及交也然而禳祈必徵盼嚮如答精神貫注不鄙匹夫詎可不謂至神靈哉乃有析珪擔爵烹肥擊鮮鮮帶太倉濡首膏血祈寒暑雨之聲在耳溝壑湯火之狀在目而曾不測然一動其念呼弗以答籲弗以應收視歛聽比於土偶則是昭昭朗朗呼吸相屬之人羣曾不若杳冥恍惚耳目口語所不及交者之猶足恃也何神與靈之有豈直不靈抑且爲祟甚至寵賂章而官失德矣三尺壞於上覆盆隳於下深次骨於內而任胸臆作厲於外此梟獍所快善良之所痛也不知簡書有問何以爲對仰視天日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以此賈三元何以施眉目即三元爲鬼物且竊嘆笑之而况神靈若此哉余於是重有慨矣龔君名柏直隸歙縣人時客宛也

兵憲董公道水碑

謝孟金進

我陳之城池語其高深居然金湯之固也但人心狙于久安莫虞災沴內外二堤視爲長物車輿畚鍤歲月相尋公取潛踪日就疎薄而不可恃加以蔡河爲瀕河居人侵占日就淺溢下流之勢高于附郭之川原斯壅塞所由也乃丙寅秋霖雨再閏月積澇涵湧堤決受水者凡十一處漚而莫洩城之內外茫若澤國頽墉敗屋不可勝計人情惶駭殆有巢湖陸沉之恐於是兵憲金臺董公亟命文武吏士修築堵塞不舍晝夜連旬彌月僅獲免于墊溺迨雨霽踰時水無所洩猶一望無際公遂周行相視復廣詢博訪既得其要領乃進諸屬而謂之曰斯患也始于堤壞而上流受水既以河塞而下流莫通知所以受患斯知所以禦患矣通計內堤凡八里有奇外堤凡十二里有奇于是分委屬員次第修築令各高一

丈五尺廣二丈且期以堅實務堪障禦又委經歷劉沁千戶俞相
劉衍裔相度地勢括以水平知城之東曰枯河者視蔡河深九尺
堤中之水可從是洩乃又下令陳衛指揮千百戶諸官量其物力
分工挑濬自東堤踰蔡河直達枯河凡五百一丈五尺濶一丈四
尺深再倍之百爾人役悅以忘勞不終日而渠成乃決堤導水沛
然東下蓋自是而後附郭之水患可免矣是役也判官陳鏞經歷
劉沁承委効勞爲最指揮薛映本等千百戶高棟等分任諸役咸
與有勞焉例得並書

蘇公修築沙河堤防碑

趙時雍

舉人

蘇公之爲沙河防也河以西業已鑿石頌功德矣河以東亦欲志
不忘也於是鄉民趙檀輩相率屬余文記之余惟朝廷設官以爲
民也乃有司任其事而監司考其成豈以養尊亦其體然耳當沙

河之濱也濱河一帶四望無涯麥禾一空民無底定他或視民隱而不恤卽有司猶然莫以告者誰肯以監司之尊而行有司之事哉公不其然一聞水患惄然有已溺之憂於是駕扁舟衝風波一視再視不以爲勞過民居悲傾圯亟問亟慰不以爲褻嚴督委勸耆築三令五申不以爲煩量功程授既廩捐俸給民不以爲費吾公之軫念民瘼亦旣殷殷矣以故當時司牧者靡不施舍已責加意省試而貳守趙公仲文董其事至於櫛風沐雨三閱月而罔敢懈者則公以身先之也乃今兩岸危堤屹然遠亘河伯安流民居永奠公其大有造於陳也哉蓋公廉於操惠於撫智於計敏於爲神於隨發而威於彈壓故其禁奸鋤暴法不少貸至於草澤負嵎之寇眾莫敢擾者公直移片檄蕩平之總之繩其自相暴者以安其自相養者則去莠而不傷良苗攻毒而無損元氣其於防水拯

民之心一也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余於公見之矣抑余尤有
說焉夫除害莫若盡興利欲其久方今堤防既築河可保其無虞
矣獨計河之東北悉屬窳壤上自蕭家窪下連土中等坡綿延百
里諸水皆滙焉經年俟其自涸方涸而潦又隨之民不得耕賦役
日累此其患尤甚於河決也先是郡守楊公爲疏白馬溝置閘焉
誠善計也乃以工不堅而就廢矣余有田數百畝其間連歲不登
尙藉他田以自給彼居斯而食於斯者嗷嗷之苦其何以堪則夫
疏支河以殺水勢建石閘以時蓄洩尤有望於當事者公名光泰
山東濮州人己丑進士

創修北門溝碑

于之大進
士

州制城內舊未議所以洩水者夏秋之會一值霖潦中央及校巷
亂流突從北永安門出大約什之六七門下有短溝直達隍池怒

溥奔波叫號而下其來久矣談者以爲元武受衝堪輿之忌以故
握符坐鎮及綰綬而出者數不盡偶且陳人士不乏霧隱而璞泣
荆揚珠沉溟海者比跡則此中因緣可無駭疑要亦衡以理道譬
之人身其水氣津液自上而下尾閭洩之一有反逆則元脉作鬱
而不和昔周公相洛命卜瀍澗定鼎洛食似亦尋盟於水則其說
未可非也丙辰之秋分巡睢陳副使尋陞山東叅藩督理漕儲程
公過而訝之於是首捐俸金若干專委吏目阮繼源鳩工儲料開
鑿溝渠塞北引東泊丁巳春而功竣屬余爲之記因按其出資無
恡則有判官柳文及阮若干而學博而鄉官而孝廉而衛弁蔑不
仰體翟公盛念分捐以其囊之而物力輻輳濬之而深可六七尺
夾岸壁立湯瀉倏傾無憂壅淤也拓之而廣可四五尺層磚疊灰
敦厚膠固無慮崩圯也其延袤可二百餘丈穿高因緒若伏若見

肖沅水之出沒也托尾西北一隅直射東北灣滙南折入明化門
 內甕城南隈舊小水門淙然斜歸澤國不啻游龍之纏遶也其兩
 門內平鋪板橋橫可丈餘以利經行輪蹄之便津梁可觀焉此形
 度之大致也考輿地自然之勢以爲缺在東南百瀆畢會東南巽
 方也今此溝之經起於乾終於巽而不及離兌等方彼有瀕城大
 澤尋常可納暴流卽有泛漲呼吸與溝相通其於地道水靈全無
 拘扭此亦天地之一大血脉也自是則氣翕氣翕則精廻精廻而
 葆孕旺矣精廻而茲土之所以統天網合地髓者可返於太初矣
 蓋洪荒未遠庖犧氏生於震未有所因於以繼天長世彼豈不能
 縱觀蒼宙神周五土以總舍其元乃卜都卜陵於是焉在畫八卦
 造書契開長夜之漫漫者於是焉在無亦休嘉文明之所鍾與自
 後遞傳遞衍而風會所流日懸於木德之世將敦龐玄穆之體有

鑿而破之者乎則此溝之設其有功於庖犧也大矣是爲記

羅侯罷額外重徵碑

宋一韓進

嘗考循吏傳汲長孺之守吾郡詎不燦往牒哉長孺居郡七載號稱卧治其爲東海亦云責大指不苟小若無所短長者及其持節視河內災能以便宜發河南倉粟振貧民傷水旱父子相食者萬餘家推廣漢天子嘉惠德意至今猶贈災人口則卧治可概見矣蓋植慈母之心者忘畛域之念達權宜之妙者破拘牽之識長孺有焉寥寥千載何幸今于羅侯再見之侯奉上命來守吾郡今日四載中間剔蠹廣惠視民若嬰兒未易屈指數大都奉職循理法古以爲政者也郡故與衛並設衛雖統以武弁而諸徭與革咸賴郡侯爲之調停初衛未行均賦歲籍卒伍中殷實者分役于官不則出籍以佐代役是爲均徭邇歲主上用臺臣言諸衛通行均賦